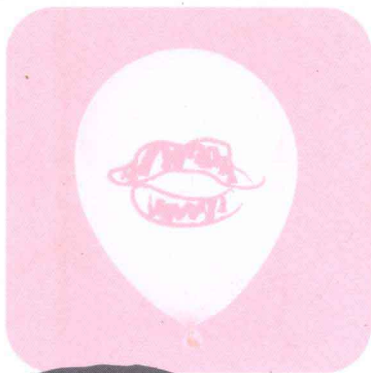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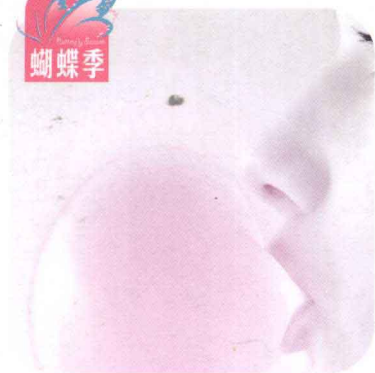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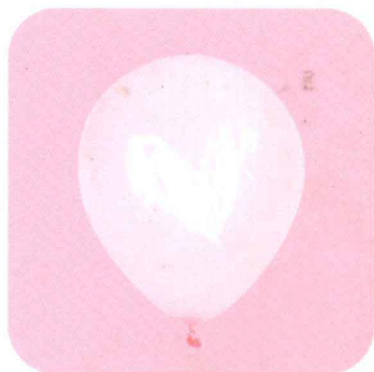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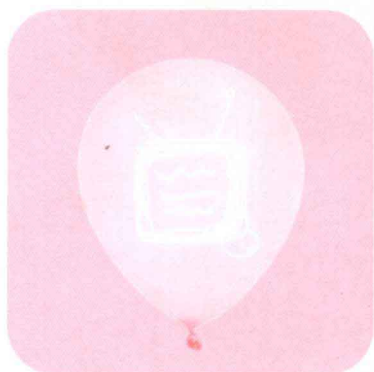
可不

The Left Hand New Joy, The Right Hand Old Love,
After Loves Hates To Entangle Crazy,
Returns The Thoughts Where?



可以这样爱

左手新欢，右手旧爱，
爱恨痴缠之后，心归何处？



可 不 可 以 这 样 爱

童 馨 儿 | ♥

CAN it
BE LOVE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可不可以这样爱

童馨儿 | 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可不可以这样爱 / 童馨儿著. — 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10.11

ISBN 978-7-5125-0123-2

I. ①可… ②II.童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96616 号

可不可以这样爱

作 者 童馨儿
责任编辑 艾迪
统筹监制 何亚娟
策划编辑 何亚娟 蓝若
美术编辑 徐燕南
市场推广 张蓉 伦静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开 本 710 × 1000 16 开
16 印张 260 千字
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
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25-0123-2
定 价 25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

目录

第一章 离婚 5

这场婚姻虽然不是她之所求，但她以为，至少能给予她一场救赎。

第二章 爱与痛的边缘 35

她总也改不了这毛病，别人递过来一杯水，她便总以为那里头放了蜂蜜。

第三章 第一最好不相识 65

男欢女爱，你情我愿，每个人只能为自己负责。如若打落了牙齿也应该和血吞下。如果自恃没有游弋情场的自如本事，无论如何总该谨小慎微。

第四章 新生的勇气 99

她纵然差点被一场恋爱摧毁，继而又被一场婚姻伤害过，但心底里仍然期待一份永恒的真情。如果要恋爱，那也应该以结婚为目的。



第一章 离婚

这场婚姻虽然不是她之所求，
但她以为，至少能给予她一场救赎。

这是一个和平常无异的周末。

时值盛夏六月，公司于月初开始延迟至下午五点半下班。还没到下班时间，乔舒早早地便收拾了东西，给周臻书打过去电话，“臻书，你方不方便过来接我？”

语气是稍显客气的。

因为这一点，乔舒没少被同事许盼晴质疑，“怎么夫妻也需如此客气？”

乔舒抱以淡淡一笑，并不说话。她实在没法子虚伪地回答，夫妻间的客气其实才是最正常的婚姻常态。那些甜蜜缠绵，都不过是刹那的烟花，绚烂却短暂。对于乔舒而言，却是可盼而不可求。这种遗憾，已经像细细蚁虫，自结婚那一天开始，一直在不动声色地噬咬着她的内心。

周臻书语气淡淡地，“我今晚有个应酬。蛋糕我已经订好了，六点准时送到。礼物也已备好，待会我让李小姐联系你。”

电话挂断了，一阵嘟嘟忙音，听上去只让人觉得清冷。

乔舒轻轻冷笑一声，拎了包跨出办公室，迎头碰上陈霖。陈霖上下打量她一番，说：“乔舒，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”

乔舒答：“我没空。”

办公室里举座皆惊。

陈霖变了脸，许盼晴赶紧上来打圆场，“乔舒有点不舒服……”

陈霖并不买账。她向来以经理身份自骄自傲，平时至为憎恨一千同事上下阶级拎不清，眼下乔舒竟然胆大包天，公然挑战她的权威，她如何能忍。

她冷冷地看许盼晴一眼，“去做你的事。”目光落在乔舒身上，“这么忙就不要出来上班了。”

乔舒弯弯嘴角，“正有此意。”

且不说薪水低，还整天受这个老剩女的气，乔舒只觉得，够了！

她冲陈霖微微一笑，“我真的没空。我走了。”她加重了语气，“当然，以后也不会再来。”

前脚踏进电梯，后脚手机就响起来。许盼晴在电话里骂：“你疯了啊！那女人什么时候不是那吊样，你犯得着吗你。”

乔舒轻声答：“我有电话进来，再联系吧。”

她真正心情不好，任何人都不想应酬，哪怕是许盼晴。许盼晴与她年纪相若，两人私交甚笃，乔舒的朋友很少，许盼晴是其中之一。

走出公司大门，手机再次响起来。

“您好，是乔小姐吗？周总让我给您带点东西，我想问一下您现在在哪？我给您送过去。”乔舒听出来了，这是周臻书的秘书李晓玫。

乔舒轻吁一口气，说：“帮我转告你们周总，谢谢他的好意。”

她径直关掉手机，扬手打辆车，“西塘。”

西塘位于市郊，正确地说起来，是刚刚划归N市的郊县。近一年来，此地一直在大兴土木，到处尘土飞扬。出租车司机很是善谈，顾自欣羡起来，“这些人倒好。咱们累死累活买不起一套房，他们轻轻松松就白拣一幢楼。唉，这人生啊，真让人算计不了。以前谁把西塘人放在眼里？现在一说是西塘人，就等于在额头上贴个标签，有钱人的意思了。”

乔舒礼貌地报以微笑，目光掉到窗外。

这里是她出生以及成长的地方。她眼看着它从一个破败的小县演变成一处繁华盛景的新开发区，作为补偿，几乎每户自有房的居民都得到了一幢独立三层建筑。西塘人顿时就扬眉吐气起来。乔舒记得，以前在大学里，她最不愿提及自己出生于西塘。那等同于承认，自己身家背景的卑微。

正因为如此，她嫁了周臻书，令一千亲戚朋友大跌眼镜。每每有人提起来，总要感叹，飞上枝头变凤凰啊！

乔舒不禁自嘲地笑了笑。真正步入婚姻，才知道书里说的都是正确的。婚姻的确如鞋，穿上脚的人才知道，是否真正舒服。

出租车戛然停下。乔舒付了车钱，往家走。

母亲早已备好了一桌子菜，哥哥乔楠破天荒地竟然在帮忙摆碗筷，父亲迎上来，看一眼她的身后，显然有些失望，“臻书又没空啊！”他六十岁生日，特意换了一身像模像样的西装。

乔舒嗯了一声。

这餐饭吃得不算愉快，但乔舒自觉已经尽力了。没有人提起周臻书，像是心照不宣，这让乔舒有种想流泪的感觉。

她抢着去洗碗。

乔楠跟了进来，闲闲地问：“周臻书真那么忙？”

乔舒眨眨眼睛，答：“嗯。”

乔楠紧盯着她，半晌叹息一声，“我早说过，他和你不合适。”

乔舒努力笑笑，“一场婚姻，也不过是搭伙过日子，哪里用讲究那么多合适不合适。”她迅速地转移话题，“妈说你前些天又带了个女朋友回来？”

乔楠有点不自然，“一般朋友。”

乔舒责备道：“你的一般朋友未免太多了点。今天一个，明天一个，后天又来一个。我说乔楠同志，你再怎么也不能背个玩弄女性的名号吧。多丢咱乔家的脸。”

乔楠二十九岁，至大爱好就是打麻将和谈恋爱。印象里，他十五岁就开始背着父母请小女生去看电影，零用钱自然不够用，三天两头地找妹妹乔舒借。高考时落榜，父母花了点钱送他去一所三流大专，他读了一个学期，自作主张退了学，闹着去学车，车学好了，替人开了两年货车，积累了一些人脉，竟然哗啦啦地邀了两个朋友，胆大包天地开起了一个什么货运公司。

上帝果真是公平的。他虽然不是读书的料，但显然是做生意的料。没几年，公司就运行得红红火火。他手上有了钱，就干脆做起了甩手掌柜，有时间就打麻将和泡妞，生活过得活色生香。

不是不让人羡慕的。所以连父母亲都有意想不到的惊喜，自然凡事睁只眼



闭只眼了。

乔楠高声分辩起来，“喂喂喂，人家那是谈恋爱好不好，什么玩弄女性，说的那么难听。不跟你说了。”

他掉头就走。

只听得他在客厅扬声道：“妈，我出去了。”

乔舒把厨房简单清洁一番，洗净了手出来，也跟着告辞：“妈，我公司里还有点事，今晚要加班，我也走了。”

母亲分明有点失望，但乔舒假装看不见。

又坐了近一小时的车才回到市里。乔舒在朝阳广场便叫停了出租车。已经八点，周臻书一个电话也没打来。

她在喷泉边坐下来，有小孩子在学滑板车，有点笨手笨脚，乔舒看着便微笑起来。

她一直以为，她和周臻书，总会有这么一个孩子的。

现在看来，不过是一场不切实际的梦。

她坐了很久，直到广场渐渐安静下来，摆小摊的小贩们也开始收拾东西。

乔舒这才直起身来叫车。

回到家里已然十一点了。

周臻书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神态慵懒地喝着茶，看到她只淡淡地招呼了一声：“你回来了。”

她轻轻嗯了一声，换鞋，洗澡。

透过浴室里的镜子，她看到自己的身体，虽然不是那种丰乳肥臀的火暴型，但挺立的胸，纤细的腰肢，皮肤白皙，怎么看也是美好而年轻的。

但他从来没有好好地抚爱过她，不不不，他甚至没有认真地看过她。他们的欢爱极少，而每一次，他都是匆忙地直奔主题，结束后就会立即起身，顾自在书房看电脑至深夜。

这场婚姻虽然不是她之所求，但她以为，至少能给予她一场救赎。

嗯，是她太过奢望。

她穿上睡衣出去，平静地给自己倒杯冰水，然后在他身边坐了下来，轻声说：“我们离婚吧。”

他不以为意，头也不抬，“发的什么疯。”

她再次重复说：“我们离婚。”

他终于抬起头来。这是个长得很好看的男人，即便皱起眉来，也仍然是个漂亮的男人。他且爱干净，指甲永远修剪得整齐洁净。她注意着他修长的手指，那双手，不像做生意的，倒像是属于一个钢琴家的。如果他肯给她一点希望，她也许会得盼望，他们终有一天会相爱的。

他说：“我说了我有应酬，我有准备礼物……”

她打断他，“这次的礼物是什么？足金镯子还是白金链子？对，你有应酬，你永远有应酬。我生日，我们结婚纪念日，我父母亲的生日，每一次，你都有应酬。”

他看着她，“你是在怪我吗？”

她轻轻取下手上的戒指，搁在桌上，平静地回视着他，“离婚。”

空气凝结起来。

他显然很努力地忍耐着，“你什么也不会得到。”

她迅速地答他，“我什么都不需要。”

他终于发怒，“随便你！”

他霍地站起身，摔下茶杯，直接走进书房，大力关上房门。

乔舒把一地零乱收拾好，简单地拖了一下地板，关了电视，又仔细检查了一下窗子是否关好，然后才走进了客房。

她睡得很好，一点也没有想像中的辗转反侧。

周臻书消失了整整一个星期。

这一个星期里，乔舒租好了房子，买了稍显旖旎的碎花墙纸，经装修师傅一贴上，颇简陋的一房一厅顿时弥漫出一股子粉嫩的公主气息来。乔舒又细细挑了新床品和灯具，所费虽然不多，但效果终于还是呈现出来了。

乔舒松了口气。她一直想这样装修一间看上去幼稚天真的房子，只可惜完全不是周臻书的品位。房子由他在婚前购置，位于市中心最豪华的地段，却又于闹中取静，足有一百八十平，全套装修黑白灰。但凡来过的朋友都啧啧赞叹，唯有乔舒觉得寂寥清冷。

乔舒手上尚有积蓄，周臻书其实在金钱上甚为大方，他从不过问乔舒的收入，每月按时打至她卡上五千元。家中费用一概由他自理自负。又另雇有钟



点工，诸项家务皆勿需乔舒动手。他一年到头难得在家吃顿饭，乔舒原本也是个颇爱摆弄锅碗瓢盆之人，最后也被他培养得懒洋洋起来，附近的面馆，就基本等同于她的餐厅。

如此条件，乔舒竟然口吐离婚二字。由不得他不恼羞成怒。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，你乔舒还要怎么样。

消失是一种无声的抗议，当然，也许也是一种示威。

乔舒试图拨打他的电话，自动转入语音信箱。他还有另一部对公手机，但号码是多少她却不知道。

她很冷静地给他发短信：“闹至法院，没有面子的始终是你。周臻书有头有脸，想必不喜欢这样。离婚协议我已签署，安律师会与你联系。”

晚上周臻书的电话便打了过来。他孩子般赌气说：“我的律师会与安律师联系。”

乔舒有点失笑。

她还从来没见过他有这么失态的时候。潜台词是不服气的，乔舒有律师，难不成周臻书会没有律师？

他在她面前，从来都成熟老练，明明只比她大四岁，却处处不动声色，让她每每觉得自己无知懵懂。

她挂了电话。

真简单，一份工作的丢失，一场婚姻的结束。曾经同床共枕，彼此唇齿相依的一对男女，甚至连最后一面也没见，便宣告分道扬镳。乔舒放弃了一切财产，本来那些东西都没有一样是她的，真谈不上放弃。周臻书也没有故作大方地主动提出来给她些什么。她虽然没指望过能得到什么，但他的态度，无疑还是让她感觉齿冷。他不爱她，便连丁点的怜悯也不肯给。

安筱特地请乔舒喝咖啡。她与乔舒大学同窗四年，感情甚为深厚。

乔舒说：“不用安慰我。”

安筱说：“我可没那打算，我是特地来为你打气的，祝你早日找到你的真命天子。”

乔舒说：“算了。我打算下半生的目标锁定 R M B。”

安筱好笑，轻轻鼓掌，“好，终于谳透人生真谛了。”

乔舒啼笑皆非。

安筱探究地看着她，“好像真的不怎么伤心啊。”

乔舒说：“不曾相爱，何来伤心。”

当然是假的。虽然不曾相爱，但也曾共处589天。

乔舒啜口咖啡，“我需要一份工作。”

安筱想一想，“我有个亲戚，自己做了个内衣牌子，卖的还好。最近想进巴黎春天设专柜，正在找合作对象。怎么样，感兴趣不？”

乔舒问：“合作对象？”

安筱轻咳一声，“其实就是，他们供货，由你负责销售。除开一定金额的保证金，每月还需得向他们缴纳管理费。每月有定额销售任务，多的部分按百分之二十拿提成。三个月完不成销售定额的，走人，扣除保证金。”

乔舒一口拒绝，“我不卖内衣。”

安筱白她一眼，“什么工作不是做。这活儿其实还算轻松，环境也还好，稍稍动点口舌罢了。”

乔舒不置可否，“再说吧。”

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卖内衣，她乔舒还不至于沦落到如此不堪的境地吧。

晚上回家，她再上网投简历。

突然间QQ异响。她心里不由得一动。

那是她特地为周臻书设的上线提示音乐，印象里这音乐只响起来过两次。周臻书酷爱上网，但绝少上QQ。在他看来，网上聊天是件极其无聊可笑的事。

乔舒默默地注视着他亮着的头像，忍不住猜想，不知道他会不会也望着她的头像发呆，哪怕仅仅两分钟。

他的头像晃动起来，“我母亲还不知道我们离婚的事。请暂时保守秘密。”

她微微苦笑，“彼此彼此。”

再无二话。

不一会儿，他的头像灰了下去。

回想起与周臻书的初识，原本便是因为周母的缘故。周臻书儿时丧父，对母亲特别有感情。小时候家里环境一般，同学有游戏机，只有他没有。自那

时起他就发誓要努力赚钱。

他成功了，年纪轻轻便拥有上千万资产。乔舒不是太清楚他发迹的过程，据说是从倒腾一套小房子开始，手上有点余钱又开始倒腾股票。他碰着了好时机，金钱滚滚而来。

2008年初，他买下原隶属市政府的全东大酒店，大肆装修过后，第一个入住的客人便是他的母亲。只有他母亲一个客人！

乔舒在超市里遇见老太太，她站在冰柜前犹豫买什么样的冰淇淋，乔舒只觉新鲜，主动上前介绍，“和路雪还可以。”老太太大约寂寞惯了，突然有人搭腔，顿时抓住不放，几个冰淇淋挑足一下午。

老太太临走笑咪咪地要了乔舒的电话号码，不几日便打过来，要请她吃饭。那是她第一次见到周臻书。

他身材颀长，五官分明，头发漆黑，穿简洁白衬衣。乔舒有一瞬间的眩晕。

他的话并不多，但还算照顾她，留意到她穿着白裤子，特意拿过方巾嘱她遮在腿上。

她心里一动。

此后又在周母的牵线搭桥下不闲不淡地吃过几次饭。周臻书始终表现得可圈可点，乔舒明白周母的好意，不知不觉心里也已然首肯。周臻书确实是一个绝好的结婚对象。

他对她不是太热情，但也不是很冷淡。

最后还是周母的一场意外，促成了他们的婚姻。

一日周母在超市外头摔倒，无人敢上前搀扶，周母只得央求人打电话，周臻书大约在开会，没接着，电话便打到乔舒那里，乔舒第一时间赶到，背着周母至路边叫车。

等周臻书赶到医院，周母躺在病床上，乔舒坐在一旁，细心地削苹果，体贴地切成小小一片，喂到周母嘴里。

不久后周臻书独自宴请乔舒，席间缓缓提出结婚的请求。乔舒完全呆住，周臻书趁势把准备好的婚戒替她戴上。

懵懂间，一切便成定局。

直至在婚礼上，她都觉得这不像是真的。

父母亲一直唠叨着她的终身大事，没想到她不声不响地竟然闪电般地就解

决掉了，对方竟然还是一位出色的青年才俊，真是喜不自胜。

婚礼结束后，周老太太便回了老家。她对这个亲自挑选的媳妇疼爱有加，每星期必打来一个电话，只找乔舒接听。

真是不好意思，始终还是辜负了她老人家的好意。

乔舒叹息一声，去洗澡。

她刚刚定购了一个昂贵的木桶，尚未到货，眼下还是简单的淋浴，于是胡乱冲了下，便爬上床去。

不管怎么说，总还是比小时候好吧。乔舒安慰着自己。

也许是因为离婚，多少让她的心境感觉苍凉了。不觉回忆起儿时的窘境来。

母亲在西塘市场里租用一块摊板，每天大清早就跑到西塘路口去拦截自乡下来的小农用车，脸不红心不跳地把价钱压到最低，然后拉到市场里叫卖。非常之辛苦，但好歹收入还够一家人生活。

父亲是“三不管”的那种类型，至大嗜好是混同一群男人打纸牌。母亲忙了一天还要操心他的冷暖饱饥。在乔舒的印象里，母亲对父亲总是骂骂咧咧的，嫌他没本事，但私底下却对乔舒说，这个男人总比别人家的好，虽然不会赚钱，但不会去玩女人，不会打老婆。老婆再怎么骂，也总是笑嘻嘻的。

小小的乔舒一放学就得去市场里帮母亲，客人少一点的时候，就抓紧时间，在摊板一角埋头写作业。母亲告诉她，要想以后生活得好一点，那就得努力读书。

乔舒的理想就是长大后不用卖菜。

在遇到周臻书之前，她从来没有骄矜过。

她喃喃自语：“乔舒啊乔舒，你把南瓜车弄坏了。”

半个月时间里，乔舒见了十份工。她中意的公司没看上她，看上她的公司却又不如她意。

许盼晴打来电话，“陈经理提到你好几次。”

意思是如果她肯先服软，陈霖那儿不是没有商量的余地。

但乔舒至恨吃回头草这种事。

她拒绝道：“不。”

她联系安筱，决定接受她上次的建议。没几日，初步的合同书便发到了她

信箱里，保证金是八万元。

交完八万元保证金，乔舒立刻一穷二白了。安筱安慰她，“我算过，如果仅仅完成每月的定额，毛利已经有一万多元。交完管理费，你拿到手的钱仍然不少。”转而气愤起来，“我靠，这劳什子罩罩，原来这么赚钱啊！”

乔舒白她一眼，“所以我平时说你啊，一件内衣罢了，动不动几百块，有什么意义。”

安筱瞪她一点，说：“你懂什么，女人至要紧的就是内衣好坏。那可代表一个女人的情趣和品位。”

乔舒喃喃地爆句粗口，“狗屁。”

安筱犹豫一刻，说：“舒舒，我碰到一个人。”

乔舒抬起头来，“谁？”

安筱答：“夏景生。”

有那么一刹那，乔舒没反应过来，差点破口发问：“谁是夏景生？”但纷繁记忆随之涌上心头，让她措手不及，只好干巴巴答应一声，“哦。”

安筱继续说：“原来当年他改行从政了，去年底调回 N 市的，现在在市财政厅……”

乔舒打断了她，“我等下要去买盆小盆栽，你陪我去吧。你说，买什么好？吊兰还是仙人掌？不不不，还是金钱树好。”

安筱乖乖地附和道：“嗯，金钱树不错，带财。”想想补充道，“我送你。”

乔舒有点不满，“这也太便宜你了。”

安筱假装要掌掴她，抬手看看腕上的表，“我得先走了，今天佳佳第一天上幼儿园，也不知道哭成啥样了。”

安筱结婚早，丈夫许可是同班同学，两人一踏进校门就开始谈恋爱，是校园情侣的模范和领军人物，毕业后顺理成章地结了婚，婚后一年多怀过两次孕，每次都以流产告终。两人上北京做过详细检查，结论是两人的血型不合，医学上把这种夫妻血型不合导致的病症叫做“新生儿溶血症”。

两人大哭一场，安筱更是痛不欲生，几次三番都谈及分手，每次分不到三个月又重归于好。最后许可一咬牙，“大不了一辈子不要孩子！”

安筱每每提起这事，眼中都浮现泪光。女人最感动的，莫过于诸如此类的爱情宣言，比那种“一生一世只爱你”的誓言更让人心折。

也是，出入这种场合的，哪里缺少那点钱。一件内衣三五百块，真正算不得昂贵。

内衣的名字取得颇具个性，叫“小魔女”，定位18到35的年轻女孩和轻熟女一类。这个年龄段的女人，大部分有点小钱，基本上都有打扮的欲望，还容易有购买的冲动，这是“小魔女”面市短短三年来就迅速占领了内衣一方市场的首要秘诀。

当然，这些话都是供货商说的。乔舒还没有和这位供货商见过面，仅依靠一个电子信箱联系。对方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樊越。

商场的空调开得有点低，乔舒觉得手臂有些凉，顺手从柜台里取出一条丝巾，随意地披在了肩上。

这些手感不错的丝巾虽然吊着牌价，但其实是赠送品。厂家对这个说得很含糊，用安筱的话解释说，其实是变相给销售商提供的一项福利。当礼物送朋友，或当商品出售，那就是厂方不予理会的事了。

这会子颇感寂寞的时间段，乔舒突然觉得，这生意经道道还真多。而且，她好像不会很吃亏。

还是安筱说的，天哪，幸好有安筱，她简直就是个充满智慧的哲学家，理论家，外兼乔舒的心理疏导师。

安筱说：“商家才不会做无本生意给你一点小甜头，它得到的利益会更多。”

乔舒决定下班后挑一条丝巾送给安筱。

中午十一点，商场渐渐热闹起来。专柜今天设计得还算喜气洋洋，一看就知道是新近入驻品牌。厂方的设计师还真体贴，已经足够小的地盘，硬是见缝插针地弄出两个粉红的软座包来。乔舒当时看过设计图，觉得这一点设计让整个专柜显得更为拥挤了。但樊越回信说，女人很少一个人逛商场，想要女人停下脚步试试你的东西，你就要给她的姐妹准备一个可以小坐的椅子，这样生意的成交率至少提高四成以上。

乔舒细想想，好像也有道理。

她对着镜子打量一眼自己，今天化了个淡妆，整个人显得很精神。

她轻轻扯扯耳边的头发，然后自镜中看到了第一个顾客。

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，整个人收拾得很精致，浑身散发出一股子有钱人

的味道。乔舒无声地笑了笑，自己好像也不是不聪明的，这才多长时间，她竟然嗅得出人家是否有钱了。

她急忙上前去招呼：“您好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？”

女人看也不看她，只答：“呵，我随便看看。”

声音有点喑哑，听来却有几份性感。

看来只是觉得新鲜好奇而看看的，乔舒有点失望，但坚持着礼貌地说：“那么您有需要了就叫我。”

女人终于抬起头来看她。

女人有一张漂亮的面孔，虽然神情稍显疲惫，眼角也有一些不容忽视的细纹，但丝毫无损于她的美貌。

女人冲她友好地笑了笑，轻轻点点头。

乔舒受到了鼓励，立刻捧来宣传册，“这些都是我们公司的主打产品，您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。”

女人的手机响起来，她冲乔舒又是一笑，侧过身子接电话，“啊，我在三楼。嗯，我看看……这里是……”她探询的目光看向乔舒。

乔舒急忙答：“小魔女。”

她算是明白了，原来是闲逛着等人的，看来生意是没得做了。她刚在失望着，却听到女人唤道：“美女，给我拿这个款的36看看，D杯就可以。”

乔舒大喜过望，一迭声答道：“好好好。”

女人说：“等会我朋友来了，麻烦你叫她等我一下。”

乔舒赶紧答：“好。”

女人进了试衣间。

乔舒就在门外候着，不时问：“合适吗？要不要给您拿别的码？这款穿上还满意吗？我可以给您再拿几件别的款。”

女人在里头答：“咦，穿上去感觉还不错，好吧，你再给我拿几件别的款来试试。”

乔舒喜不自胜，乐颠乐颠地赶紧捧来几件自己一眼就心仪的款。

突然听到身后有人犹豫着询问：“小姐您好……我想问一下，刚刚是不是……”

这把声音这么熟悉，乔舒的身子顿时僵硬起来。



她回过身。

迎面撞上的，可不正是周臻书那张熟悉的面孔。

周臻书显然也大吃一惊，他狐疑地上下打量着她，紧皱着眉，问：“你这是？”

乔舒深吸口气，原来他就是女人嘴里的朋友啊。这才离婚多少天，他就陪女人上商场来买内衣了？乔舒不无心酸地在记忆里寻找，他什么时候陪她做过这种事？她如果需要金钱，他总应允，她如果还想要他的时间，对不起，他无法提供。

乔舒冷淡地挺直身子，“您好。您的朋友在试衣服，让您稍等一会儿。”

她穿公司指定的工作服，考虑要长时间站立，特意穿了平底鞋，这让她在周臻书面前顿时矮了一大截，并且，手里还乱七八糟地搭着好几件内衣。

她从来没想过，他们会在这样的情形下碰面。他仍然探究地看着她，她突然浊气上涌，喝道：“要不要我做一番自我介绍？”

周臻书在软座上坐下，气定神闲，“能给我倒杯水吗？”

乔舒转身给他倒水，真有吐口浓痰的冲动。

纸杯递到他面前，他迅速地看了乔舒一眼，突然问：“没吐痰在里边吧？”

乔舒恨得牙痒痒，努力微笑，“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您的话我没听懂。”

试衣间的门打开来，女人走了出来，看到周臻书便笑，“不是说在楼下等我嘛，非上来干吗？”

乔舒咬咬牙。

原来他竟然是这么一个懂得献殷勤的男人啊。

周臻书微笑起来，“左右没事，干脆上来接你好了。”

乔舒心里已经问候了他祖宗八代。

女人说：“我随便试一下，感觉还可以。”

周臻书说：“那就都要了吧。”

不等女人答话，径直取出卡，“刚才这位小姐试过的，全要了。”

乔舒微躬身子，“好的，请稍等。”

臭男人，不就有几个臭钱嘛，有什么了不起。

乔舒把内衣装好，主动提出来，“我给您办一张贵宾卡吧，下次来就可以凭卡打个贵宾折。”